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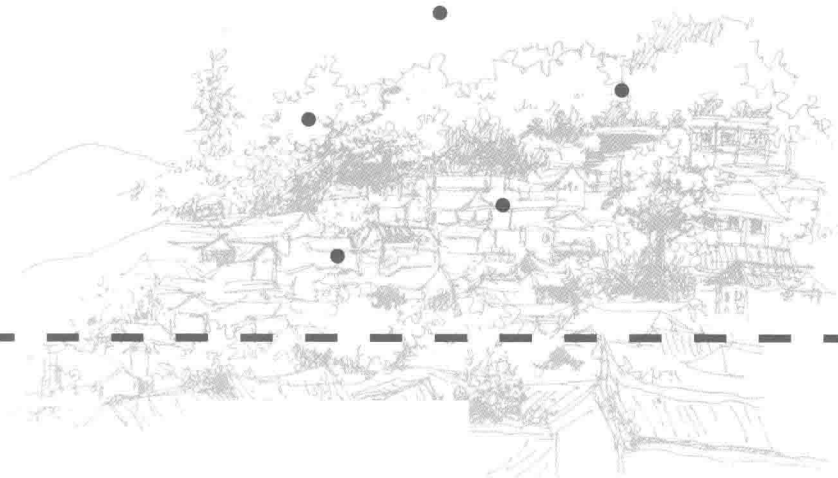


丛林里的北回归线

云南特有族群及原生文明田野调查笔记

胡正刚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丛林里的北回归线

云南特有族群及原生文明田野调查笔记

胡正刚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丛林里的北回归线：云南特有族群及原生文明田野调查笔记 / 胡正刚著 .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 5

ISBN 978-7-5153-5125-4

I . ①丛… II . ①胡… III . ①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调查研究—云南
IV . ① 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5879 号

策划出品： 小众书坊
XIAOZHONGSHUFANG

书名题字：雷平阳

责任编辑：彭明榜

书籍设计：孙初+叶子秋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编辑部电话：(010) 6401119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10mm×1000mm 1/16 13.75 印张 138 千字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序

/ 雷平阳

云南，常常是一个人们用来想象的地区，明净又充满了幻象。那些一次次到过云南的有心人，当他们反思自己的旅程，想知道自己对云南到底有多少了解，内在的眼光穷尽见闻与体认之后，也往往会觉得自己其实知之甚少，云南仍然在难以撩开的烟云之中。即使是很多有着云南身份证的人，只要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山冈与河流，分属于不同的气候带和行政区划，分属于不同的民族与鬼神文化，而且他们倦于走动和分辨，倦于聆听与阅读，他们所知道的云南，也会类似于盲人摸象。说出来的只能是云南身躯上的某一个器官，客观、准确、具体的那一头“大象”仍然遁迹于热带雨林中。让一个怒江人讲述西双版纳，让一个德宏州的人讲述昭通，或者让一个大理人讲述文山州，尽管讲述者与被讲述的地区相去不远，对不起，这都会像让一个南美洲的人讲述中国。除了能说出那些耳熟能详的象征性符号和似是而非的风物与传说，讲述者只能哑口无言。如果你一定要逼着他讲下去，他只能像你一样利用想象力，为你虚构，对着你神聊。

在我负责《艺术云南》杂志编辑工作的那几年，我给杂志设计了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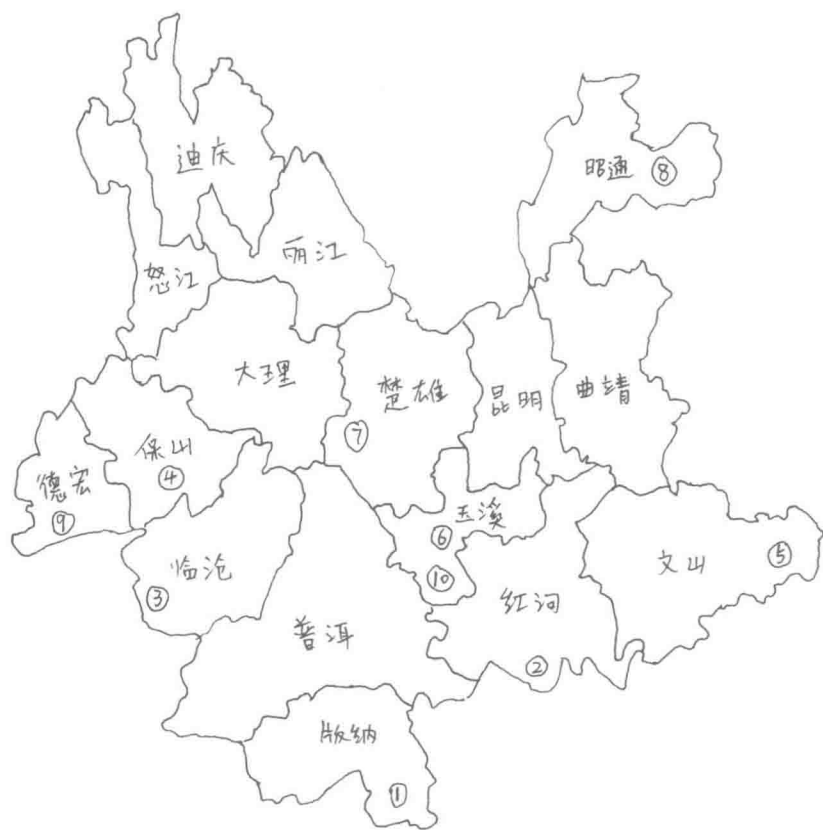
个核心栏目，一个是“特别策划”，一个是“发现”。前者的趣旨，在古代官方汉语文献和野史中，寻找介绍云南杰出人物的只言片语作依据，继而进入到这些人物曾经的生活现场，通过大量的调查与考证，让一个个伟大的灵魂走出重重烟幕，重新活过来，构成云南文化的古代文脉。后者之所以命名为“发现”，立足点很低，没有真相在手的姿态，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觉得云南众多的原生文明陷落在了表象化和以讹传讹的迷局之中，我们有义务重新去发现，尽可能地去接近事实。因为这个栏目不是为了推出惊世骇俗和人们闻所未闻的文化人类学奇观，而是直面那些许多旅游图书上也有着离奇介绍的日常性的族群文化。它们是云南文化中被粉饰或被误读得最多的一部分，也是最需要明晰化的一部分。作为云南青年诗人群体中的翘楚，胡正刚在杂志社担任编辑和记者，其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发现”栏目。

胡正刚出生在云南楚雄州姚安县，那地方是古代汉文化拓边与戍边的重镇之一，亦可说是古老的毕摩王国与汉语乌托邦贴身肉搏却又相互妥协共生的一片土地，它被赞美也被诅咒，被争夺也被遗弃。在那儿生活，一边是李贽和高翥映等人的精神哲学，一边是往来于人鬼之间的毕摩文化。一条河有着两条互不相让的河岸，置身于流水中，心里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波涛。经验告诉我，在边地，不少的人一旦碰上迎面走来的两个分属不同庙宇的神灵，要么极右成为民粹，要么极左充任主流文化的代言人，或者左右掺合不辨伦理与道法，以集大成者自居，自诩新文化的缔造者，言必为天地立心，言必唤醒万物。胡正刚不属于三种人中的任何一类，他沉默寡言，醉心于查看和分析，像一个旷野上的守夜人，总是把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交付给大海捞针式的田野调查。没有先入为主

的立场，也不想借机扮演僧侣、巫师和草木之王的角色，他只想以旁观者的身份，把不同的族群、信仰和调查对象的现实状态忠诚地呈现给人们。在云南的山野中，可以用来肥硕自身观念的文化资源何其多也，克木人、莽人、俐侎人、契丹人等等没有命名的“民族”，以及散落在大地上的歌书、关索戏、梅葛、面具、户撒刀、土陶，他们（它们）所承载着的神性与人性，往往都是文化人类学者和作家诗人加持自己的灵丹妙药，但他越是靠近他们（它们），就越发小心谨慎，一再地抛开自己的诗人身份，做了一个平心静气的记录者。最让我感动的是，作为一个出生于1980年代中期的年轻后生，他从不依靠电脑资料，总是一个人或与摄影师程新皓一起，坐着公共汽车，一次次投身到云南最为荒僻的深山老林中去，饿体肤，劳筋骨，穷尽意志，人猿般地做着他想做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他与小说家雷杰龙、徐兴正，地方史和宗教学青年学者杨子人，诗人刘年、王单单、祝立根等人亲如兄弟，他们互荐读物，一起切磋交流，互相鼓励，是云南世俗生活中鲜见的视文化为食粮的小团体之一。偶尔，他们也有酒宴，我忝列其中，几杯酒落肚，大家都会由衷地赞美胡正刚的苦行僧行为，把这个岁数最小的兄弟当成安放慌乱之心的巨石。

这本《丛林中的北回归线》，是胡正刚田野调查文稿中的第一部分，希望它对人们解读云南提供另一种方法论。正刚对此书并不满意，他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在以后的时光里，写出属于云南的另一部《忧郁的热带》，我们期待着。

2018年春，昆明



- ① 克木人 ② 莽人 ③ 傣族 ④ 契丹后裔 ⑤ 坡芽歌书
 ⑥ 关索戏 ⑦ 梅葛 ⑧ 傣族面具 ⑨ 户撒刀 ⑩ 华宁陶

作者手绘云南地图

目 录

001_ 序

007_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雨林中的克木人

027_ 家园的再建与重返——莽人现状田野调查笔记

055_ 现世和归途，是同一个人间——俐侎人田野调查笔记

095_ 一个族群的来历、渊源、迁徙及坚守——云南契丹后裔遗踪

117_ 坡芽歌书——纸布上的旷野和田园

139_ 天边的沙场和舞台——澄江关索戏

155_ 梅葛——诗意与音乐的生活现场

171_ 通灵的艺术——昭通傩面具

183_ 在刀锋上打铁——户撒寻刀记

199_ 薪火相传的温润质朴——华宁寻陶记

213_ 后记

序

/ 雷平阳

云南，常常是一个人们用来想象的地区，明净又充满了幻象。那些一次次到过云南的有心人，当他们反思自己的旅程，想知道自己对云南到底有多少了解，内在的眼光穷尽见闻与体认之后，也往往会觉得自己其实知之甚少，云南仍然在难以撩开的烟云之中。即使是很多有着云南身份证的人，只要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山冈与河流，分属于不同的气候带和行政区划，分属于不同的民族与鬼神文化，而且他们倦于走动和分辨，倦于聆听与阅读，他们所知道的云南，也会类似于盲人摸象。说出来的只能是云南身躯上的某一个器官，客观、准确、具体的那一头“大象”仍然遁迹于热带雨林中。让一个怒江人讲述西双版纳，让一个德宏州的人讲述昭通，或者让一个大理人讲述文山州，尽管讲述者与被讲述的地区相去不远，对不起，这都会像让一个南美洲的人讲述中国。除了能说出那些耳熟能详的象征性符号和似是而非的风物与传说，讲述者只能哑口无言。如果你一定要逼着他讲下去，他只能像你一样利用想象力，为你虚构，对着你神聊。

在我负责《艺术云南》杂志编辑工作的那几年，我给杂志设计了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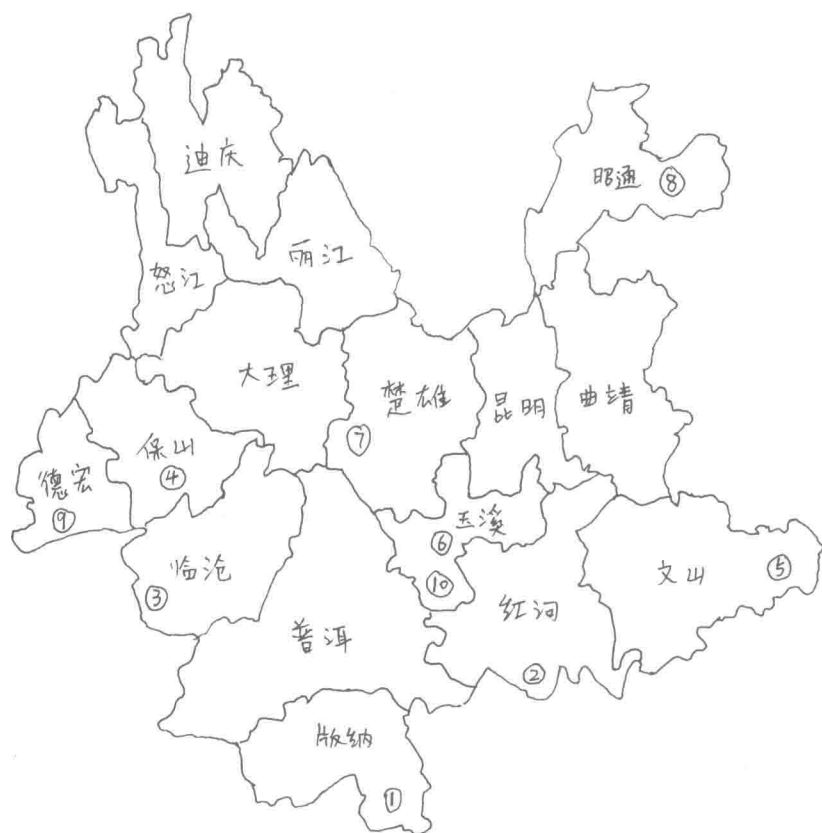
个核心栏目，一个是“特别策划”，一个是“发现”。前者的趣旨，在古代官方汉语文献和野史中，寻找介绍云南杰出人物的只言片语作依据，继而进入到这些人物曾经的生活现场，通过大量的调查与考证，让一个个伟大的灵魂走出重重烟幕，重新活过来，构成云南文化的古代文脉。后者之所以命名为“发现”，立足点很低，没有真相在手的姿态，也是因为觉得云南众多的原生文明陷落在了表象化和以讹传讹的迷局之中，我们有义务重新去发现，尽可能地去接近事实。因为这个栏目不是为了推出惊世骇俗和人们闻所未闻的文化人类学奇观，而是直面那些许多旅游图书上也有着离奇介绍的日常性的族群文化。它们是云南文化中被粉饰或被误读得最多的一部分，也是最需要明晰化的一部分。作为云南青年诗人群体中的翘楚，胡正刚在杂志社担任编辑和记者，其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发现”栏目。

胡正刚出生在云南楚雄州姚安县，那地方是古代汉文化拓边与戍边的重镇之一，亦可说是古老的毕摩王国与汉语乌托邦贴身肉搏却又相互妥协共生的一片土地，它被赞美也被诅咒，被争夺也被遗弃。在那儿生活，一边是李贽和高翥映等人的精神哲学，一边是往来于人鬼之间的毕摩文化。一条河有着两条互不相让的河岸，置身于流水中，心里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波涛。经验告诉我，在边地，不少的人一旦碰上迎面走来的两个分属不同庙宇的神灵，要么极右成为民粹，要么极左充任主流文化的代言人，或者左右掺合不辨伦理与道法，以集大成者自居，自诩新文化的缔造者，言必为天地立心，言必唤醒万物。胡正刚不属于三种人中的任何一类，他沉默寡言，醉心于查看和分析，像一个旷野上的守夜人，总是把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交付给大海捞针式的田野调查。没有先入为主

的立场，也不想借机扮演僧侣、巫师和草木之王的角色，他只想以旁观者的身份，把不同的族群、信仰和调查对象的现实状态忠诚地呈现给人们。在云南的山野中，可以用来肥硕自身观念的文化资源何其多也，克木人、莽人、侬侬人、契丹人等等没有命名的“民族”，以及散落在大地上的歌书、关索戏、梅葛、面具、户撒刀、土陶，他们（它们）所承载着的神性与人性，往往都是文化人类学者和作家诗人加持自己的灵丹妙药，但他越是靠近他们（它们），就越发小心谨慎，一再地抛开自己的诗人身份，做了一个平心静气的记录者。最让我感动的是，作为一个出生于1980年代中期的年轻后生，他从不依靠电脑资料，总是一个人与摄影师程新皓一起，坐着公共汽车，一次次投身到云南最为荒僻的深山老林中去，饿体肤，劳筋骨，穷尽意志，人猿般地做着他想做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他与小说家雷杰龙、徐兴正，地方史和宗教学青年学者杨子人，诗人刘年、王单单、祝立根等人亲如兄弟，他们互荐读物，一起切磋交流，互相鼓励，是云南世俗生活中鲜见的视文化为食粮的小团体之一。偶尔，他们也有酒宴，我忝列其中，几杯酒落肚，大家都会由衷地赞美胡正刚的苦行僧行为，把这个岁数最小的兄弟当成安放慌乱之心的巨石。

这本《丛林中的北回归线》，是胡正刚田野调查文稿中的第一部分，希望它对人们解读云南提供另一种方法论。正刚对此书并不满意，他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在以后的时光里，写出属于云南的另一部《忧郁的热带》，我们期待着。

2018年春，昆明



- ① 克木人 ② 莽人 ③ 佤族 ④ 契丹后裔 ⑤ 坡芽歌书
 ⑥ 关索戏 ⑦ 梅葛 ⑧ 傩面具 ⑨ 户撒刀 ⑩ 华宁陶

作者手绘云南地图

目 录

- 001_ 序
- 007_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雨林中的克木人
- 027_ 家园的再建与重返——莽人现状田野调查笔记
- 055_ 现世和归途，是同一个人间——俐侎人田野调查笔记
- 095_ 一个族群的来历、渊源、迁徙及坚守——云南契丹后裔遗踪
- 117_ 坡芽歌书——纸布上的旷野和田园
- 139_ 天边的沙场和舞台——澄江关索戏
- 155_ 梅葛——诗意与音乐的生活现场
- 171_ 通灵的艺术——昭通傩面具
- 183_ 在刀锋上打铁——户撒寻刀记
- 199_ 薪火相传的温润质朴——华宁寻陶记
- 213_ 后记



克木人寨子曼罗金的寨门。曼罗金位于西双版纳州州府景洪市郊外，居住在这里的克木人，文化习俗受傣族影响较大。这座寨门采用了傣族传统建筑的样式和装饰，寨名分别用傣文和汉字书写。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雨林中的克木人

克木人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国、老挝、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家的相邻区域。据相关数据统计，全球克木人总人口有五十余万，其中有约四十万生活在老挝，属于老挝三大族系之一——老松族的一支。中国境内的克木人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郊区和勐腊县磨憨地区，总人口两千余人。在早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克木人被划为“未识别民族”，不在五十六个民族范围内，第一代身份证上的民族信息登记为“克木人”。2007年，国家再次展开针对克木人的民族普查识别工作，2009年到2010年期间，这一族群被归为布朗族。作为一个长期未被识别的族群，克木人独特的语言、生活习俗、信仰和姓氏图腾是文化人类学的宝库，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正在发生的生活现场。2013年12月中旬，我赶赴西双版纳，在克木人聚居的几个村寨进行了采访。

初抵磨憨

预计赶赴西双版纳的前一夜，昆明下了一场大雪，机场大部分航班取消，我们只好把出发的日期往后推了一天。出发时，天气阴沉，气温奇低，我把自己裹在冲锋衣里，冲锋衣里面还加了增厚的抓绒衣，即使这样，仍然觉得十分寒冷。飞机滑行了一段，冲破云层，一个阳光充盈的世界出现在舷窗外，之前因天气带来的阴郁也一扫而空。经过四十多分钟的飞行，飞机抵达景洪机场。这是一座阳光充沛的城市，虽然是冬天，但气温暖和，一点寒意也没有，我直接把厚衣服脱了装在背包里，上身只穿了衬衣。

吃中午饭时，恰巧同桌的几位记者当天要赶去边城磨憨，而他们的车刚好空着两个位置。稍作商量，我和同事决定搭他们的顺风车先到磨憨，采访完磨憨境内的克木人村寨，再返回景洪采访其他几个克木人寨子。汽车驶出景洪城，沿着小勐养——磨憨公路南行。这是一条大部分路段都修建在森林中的道路，十二月，很多地方已经草木凋落，遍地枯黄，西双版纳却仍然绿意盎然，窗外到处是成片的绿色树林和田地，空气也温润清和，仿佛时光回到了初夏。

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都是川流不息的绿色风景，让人心旷神怡，精神放松，昏昏欲睡。磨憨是一个边境小城，位于云南最南端，与老挝的磨丁口岸接壤，是通往南亚的重要陆上出口。磨憨沿街很多商铺是做边贸的，在边检站出口处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免税店，在店里能买到丰富的南亚国家商品。入夜后，喧闹繁忙的小城安静下来，旅馆楼下有一家外贸商店，虽然不认识外国文字标注的商品名，但可以根据外包装



克木人寨子东洋村的房屋。克木人的传统住房采用吊脚楼形式，大多以竹木为原材料。随着经济发展，石棉瓦、彩钢瓦等现代建筑材料取代了最早的茅草顶。